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栢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棐集古録目序

轥鑠陵谷之所遷易丘墓之所湮没或磨滅無聞或刓缺難辯誠為可嘆息也石刻始於周行於秦漢而極盛於唐今周秦之迹僅有存者漢隷亦時見於郡國間唐碑不可勝數矣又不知千百世之後所遺者復幾何耶予故據所聞見者僅録其名以遺好事者使可以求之也然自古石刻不在録中者蓋多矣余不能悉知也自五代至於皇朝碑碣尚完而衆聽所易聞不必繁述云

趙德夫金石録序

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辭以廣異聞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是正譌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後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於是益訪求藏畜凡廿年而後粗備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內自京師達於四方遐邦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簠簋尊敦甗鬲槃杅之銘詞人墨客詩歌賦頌碑志叙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

治至於浮屠老子之說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
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為
二千卷余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
好之具而已也蓋嘗竊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
悉載於史雖是非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
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若
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
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

可信不疑則又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録卅卷至
於文詞之媺惡字畫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
嗚呼自三代以來聖賢遺迹著於金石者多矣蓋其風
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餘幸而存之者止
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
于磨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孔子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書
之成其賢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奕之比乎輒録而傳諸

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
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
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
則舉否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
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
守淄聞敵犯京師視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
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
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

治堂裝褾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又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何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

樓攻媿跋東觀餘論

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罍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蹟先須熟讀强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陽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朕州⿱非巳易悳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詞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

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僞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絕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爲裒集在者得書跋釐爲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録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孫弅謹序

毛晉書廣川書跋後云鄭康成漢世碩儒弗識犧牛

如斷圭殘璧亦可寶自劉熹賈逵巳下字畫不足取者
皆不著乾道三年正月八日鄱陽洪适景伯序
刻隷釋小序云隷釋一集乃宋人洪适氏取兩漢迨
魏初碑碣之類有關於隷書者而識之也其集摘取
歐陽公及子棐集古録趙明誠氏金石録并證以酈
道元水經註而更詳其遺缺焉在集古敘曰可與史
傳正其闕謬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金石序曰史牒
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辭當時所立可信不

德甫金石録迺自三代秦漢而下叙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地系時二録亦疏略弗備其他如諸道石刻録訪碑録之類於所在詳矣而考訂或缺焉都人陳思儈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儈久而所閱滋多望之輒能別其真贋一旦盡取諸家所録輯為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為本而繫其名物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著之

既鋟木首以遺余求識其端凡古刻所以貴重於世歐陽公以來言之悉矣不待余言余獨感夫古今宇宙之變火焚水漂陵隳谷湮雖金石之堅不足深恃載祀悠緬其毀弗存存弗全者不勝數矣矧今河洛尚隔版圖其幸而存且全可推搨者非邊牙市不可得得或貫兼金固不能家有而人見之也則得是書而觀之猶可想象彷彿於上下數千載閒其不謂之有補於斯文矣乎思市人也其為是編志於價而已矣而於斯文有補焉

相挺之子也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前後石刻為目錄十卷辯證二十卷其稱漢碑者百七十有七其陰四十今出其篆書者十四

張平子後碑殘碑山陽麟鳳贊宗資墓天祿辟邪字琅邪相王君墓闕銘逢府君墓石柱文永樂少府賈君闕銘蜀郡太守任君神道蜀郡都尉王君神道小黃令闕南陽太守秦君碑額河南尹蕪君碑額司空掾陳君碑額

留至於泰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毁故至今尚有存者梁溪此言蓋有援據惜不曾再扣之予因記范石湖題敵中項王廟詩云人間隱事有知音新闕取泰其事亦爾可發識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隸釋却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鄄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僞爲者趙德甫謂所著金石録壽于二千卷所載之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隨時廢興摧毁非一前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脩石橋督責甚峻

村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予又聞蕭千岩云蔡拱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為苦悉鑱鑿其文字或為柱礎帛碪畧不存留又亂離已來凡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為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遇而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會也悲夫

孫承澤跋歐陽公集古録墨蹟

自歐陽公為集古録後曾子固亦作金石録五百卷趙

明誠金石錄二千卷葉石林取碑所載與史不合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洪文達适集漢魏間碑爲隸釋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內翰類其所有自夏后氏竟五代爲博古圖亦千卷近代楊慎有金石古文十四卷然如漢尹宙碑曹全碑出自近日集中不載博物一事亦君子所不廢也余見朱文公集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叙跋辨證之辭以爲樂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

以佐嗜古者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為橫卷若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退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觀朱文公之所好則政不必以博物為喪志也

收古碑註釋評證傳之將來今洪丞相隸釋刻本最少歐之集古録趙之金石録都之金薤琳瑯楊之金石古文則人所共覩記也考其收録歐僅四百餘趙至二千都楊二公數不及歐以余三十年所收雖過都楊而視歐本才三之一視趙不能十之一自宋元以上往往有二公所不及收者即諸公書亦自有無互異豈不以搜訪之難哉且諸公版本具在而求其石蹟亡者已過半矣余死之日余所收録亦與浮煙飄靄俱盡良足悲也

暇日命裝池成帙置一長几高齋永晝或追尋往跡或模倣名書披賞之餘妄加管見書於各卷之尾又恐他日將與此卷同為烏有而已因總録其語付諸棗梨余目不能識書乃敢謬議古人何足存者但因余言而使後之好古者如余之取徵諸公未必非斯文之一助也且余于諸公書最愛都楊二公全文抄刻即石蹟已亡取徵猶備而貧廬所入不足以旣匠氏故用歐趙二公例獨刻跋語刻成竊取劉氏勰之言以名其書曰石墨

鐫華示諸同好無不稱善者追惟三十年前在重慶時秉[illegible]先生往矣安能起九原而與之上下之斯文未喪其爲秉[illegible]先生不知凡幾有能益我以所未見者余雖老矣飲啖尚健天假之年將有續篇就正君子　萬歷戊午秋七月五日中南敦物山人趙崡子函父撰

趙凡夫寒山金石林叙

千秋典據所賴者金石古人面目所見者書翰書翰非金石不傳典據非金石不遠是以鼎彝碑碣谷變陵遷

時移世易彼之存於天下猶古人之復生於今日也余
生實晩所見無何每得殘碑片言隻字等之天球河圖
今也僻處一隅末及游覽上都循歷齊魯燕秦搜剔梵
宇琳宮王侯陵寢間所有珍奇祕藏可令千古常新者
取余家藏先代明人考索如黄伯思東觀餘論祕監及
宣和書譜鄭漁仲金石畧朱長文墨池編歐陽公集古
録趙德父金石録洪丞相漢隷釋我明文壽承金石總
要棄文莊家藏碑目弇州先生金石跋語以及内府書

目天下書目中所載參以近代間出如余耳目睹記者為之編次郡省作立時代以人係時以時係地時紀在綱分條不紊觀者易明求者易按題曰金石林時地考庶幾同志相知中有能探求共成勝事僻壤窮陬令余不翼而飛此又欲以俟之有心斯道者矣時萬歷己未九月既望墨丘生趙均題於玄林小牕

盛時泰玄牘紀序

嘉靖甲寅春四明詹子將往溧陽謁史公恭父乞予為

文因借王女潭山居記於羅元溥戲題詩云吏部開山處還因古洞天卧遊三百里都只在毫端既還遂借別帙原溥時數日一致繙閱後各跋百餘字歸之復録所跋者于紙是時予在制春寒多雨故日夕棄舉業廢人事為之入夏漸長欲益肆厥力居無何羅氏所藏已殫乃復借於姚元白元白所有不甚夥然多舊時拓本頗精奇時時晨起捉筆日午棄去晚復當風再濯研倦乃已秋深入棲霞久之與黄淳父過少司成朱公象玄官

如麟鳳芝草予所見若上海顧内舍汝和本有張仲壽
記華亭何翰林元朗本有倪元鎮詩與朱公象玄本有
趙子昂跋皆號稱五字不損者則遺帖在世尚多又何
取於二氏哉予之為此多贅也已或者曰古人若洪公
适之隷釋歐公脩之集古目録趙公明誠之金石録黄
公長睿之東觀餘論如此者甚多後日焉知二氏之藏
不賴子傳耶予既笑子之贅又嘆古之人多此也因點
竄之以存題曰玄牘紀作玄牘紀序時嘉靖丙辰十一

月三日也

汪樂卿珊瑚網古今法書題跋叙

維古靈際龍圖龜字肇焉迨刻鍾鼎以晰魑魅明旗章以昭軌度尊彜陳而款識列輿地畫而疆理辨厥初形象原自同體故郭恕先以篆籀畫屋上折下筭一斜百隨咸中尺度李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善鑒畫者應先鑒書余也自幼趨庭見先荆翁所藏書畫心竊議之壯而於交知間得掌錄名蹟以

顧寧人求古錄序

予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補闕而正譌不但辭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搜尋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抄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念古人遺刻且日遠日湮後之人未必如予即如予而數十百年之後

又嘗磨滅幾許又歐陽趙氏二録僅有其目而不著其文良以卷帙浩繁難於盡載而好古之君子不無遺憾乃取篋中所得重為删正去其大半擇可傳者録之以遺諸後人其高文大篇已見於方志者不録碑刻之摹拓而傳於世者不録近代詞人之作多有文集者不録在乎闡幽表微備史乘之遺存前古之制然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徃徃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北方之人鮮能識字其或限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髙

水深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豈無掛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趙子函訪古遊記三首

一 遊終南

余自髫年躭古法書況右丞箕仲又謂余集帖數經臨摹其半神無復存者獨漢唐古碑為可重耳余心是其言而胃足一隅以不能博收為恨今五十矣中壽余將就木焉其於腐肉朽骨何有且余最喜山水探奇攬勝

由南時村成道宮成道謂王重陽重陽名喆成道於此有仙遺海棠花記記所留海棠活死人墓字出趙秉文書又道行諸碑皆不足觀南出得小逕望重陽宮樓閣出樹杪旭日初升谿水與林光相射不覺洒然至觀諸碑森立唯趙承旨所書勅藏御服孫德彧道行二碑可録李道謙書教祖碑王元美所稱精勁有法者暨姚燧所書重陽仙跡碑之篆古字碑甚多多不能識元美宛委餘編所載數字視此如石家珊瑚矣余為一詩已呼

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左
右衽夷風也此服賜孫德彧者碑載甚明傳者以為王
重陽重陽金人成道后久而元為之建宮安得服元服
德彧死葬南山墓曰孫真人神道碑存傳者又以為孫
思邈邈皆殊可笑也余為一詩已至宮前龍虎殿猶元搆
木石粧塑皆非今所有丹堊銷沈左壁上方字數行余
目不能遠視王甥借一梯讀之云粧鑾功德主本宮提
點孫道和曹漢臣塑胡君貴粧後題至順三年十二月

三日字且漫滅遇余而顯亦三人者之幸也向使更數歲不復可尋矣因與王甥慨嘆者久之翌日遊樓觀其上太史伯陽父與尹喜說五千言處為說經臺其下唐開元帝夢老子得真容處為宗聖觀宜多唐以前碑今止靈應頌一碑頌真容事天寶間戴伋分書刻北面南面刻宗聖觀記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本滅弱矣碑側蘇軾書詩并弟轍詩歲久剥蝕元人別摹一碑法視碑側字亦滅又員半千撰碑分書亦翻本皆不大佳

其餘如繫牛柏記文始殿碑殿壁間宋人諸詩又其下
者余止令搨靈應頌碑而與塄上紫雲樓樓壁間元人
畫山水極奇偉二十年前尚亡恙今為亡賴子拭去題
惡詩殊增懊恨獨七真殿壁金碧猶存奇偉不減樓壁
間畫似出一手者既而摩石扉窺玉井登經臺由呂公
洞攀顯靈巖臺上米芾第一山大字趙孟頫玄元十
子像贊疑皆摹刻又元人王篆二體道德經皆不大佳
而顯靈山新作玄武廟碑則余所撰余謂此山稱顯靈

即老子真容出處不知何以貌玄帝謬甚語具碑中已
從聞仙谷將還東至會靈觀觀側葜塔皆宋道士塔銘
剥落不可讀觀中開元帝夢真容碑蘇靈芝書經劖刻
余別收易州一碑亦靈芝書中載姓名與此小異而刻
勝之碑陰蘇軾與章惇共遊題字亦遒逸時日薄暮陰
雲四起亟鞭馬馳中途雨至衣盡沾濡王甥衣單衣以
一襆抱持所搨碑惟恐雨入殊有趙子固寶蘭亭之致
余大笑為一詩翌日又游仙遊寺寺傳是隋文帝避暑

宮唐韓均平詩仙臺初見五城樓者即其地也今為寺入黑水谷五里萬山迴合仄徑依黑水而行大勝樓觀但粉造殿閣不及耳寺下潭曰黑龍停泓淵碧洞駴人心聞宋時每歲遣中使投金龍於中居人言昔深不可測今亦漸淺矣滄海為田當不誣也潭上架一木而過則馬季常讀書洞史稱季長從京兆摯恂隱於南山之陰博通經籍豈即其地耶而殊偪側不可居不曉所出洞前玉女泉玉女謂秦弄玉與簫史吹簫于此仙去語

近誕泉即蘇軾剖符所謂水亦無他奇但經軾品題遂
貴耳寺前小塔俗云逼水塔塔上唐人畫天王鬼神軾
以為非吳道子不能今畫與軾題書世稱雙絶越泉洞
而上高山障之有徑西出迴視殿閣參差山林掩映龍
潭激流雁塔高跱宛然董北苑筆蓋山之勝至此殊絶
矣余觀巳與王甥小坐寺中為一詩其他不及詩而歸
是役也為日三得唐碑一元碑佳者三塔畫一蘇軾書
字二翻刻唐碑二

二

遊九嵕

既而將遊九嵕求文皇附塟諸臣碑憶馬嵬北五里有隋李使君碑余昔自奉天過看低回久之恨無搨工遂渡渭先之馬嵬舟中指北芒阪上漢帝諸陵往往在目廢丘古城尤近短棹長波相為鼓盪余興發以一詩寫之至馬嵬不及授餐詣碑碑隸書稍孫漢法而不甚闕獨闕使君名據碑云季父琰之琰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余為一詩居人

有以茗進者先置石蜜數匙于甌而注之甘苦相戰不曉何物余戲謂王塄倪迂以糖點茶愍人不知其味倘飲此不稱善乎相視大笑翌日馬嵬人競攜食過余索余書置墨如竈突煙筆如禿髮老而酒肉傖父雜坐于傍閒以竊語余為連書數十紙顧視似閻立本内苑池上作畫但對此曹差少羞澀耳是日欲為馬嵬懷古詩意興殊惡翌日乃於馬上成之過延長寺抵儀門村訪荀子好善去昭陵漸近亭亭一峰已當吾馬首恨不即

攜謝朓驚人句朗吟其巔矣荀子者二十八舉於鄉余以白頭老子對之不覺靣慙為一詩以贈是日即拉荀子至昭陵十里高生家高生名儼曁侄爾舟余故人先是余數語以昭陵宜有殘碑生已為間得數種以語余翌日攜王塄及濂荀子好善高生儼爾舟聯鑣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碑書不大佳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駸駸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為趙村村有廣濟寺寺後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呪精健絶倫止

片屑已足襲藏矣世但重褚河南聖教序而此碑則沈埋斷莽間悲哉又東數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東數百步李靖碑在焉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温彥博碑搨者甚多土人捶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最為得中而不復可搨余為咨嗟者

四十五里叱干村有乙速孤公碑者余與欲飛趙生語余勿行是天將雨余怪之趙生指門前溪水謂余水縮雨徵也蓋水從巴谷出村人鑿山引之漑田田皆畝一鍾而以其盈縮占雨甚驗余猶弗信已而陰雲忽起大風拔木驟雨如注山谷應響水泉皆溢如秦王破王世充歸浴鐵萬騎二十五將后從鼓吹聲震長安中余亟為短歌歌之以敵其勢翌日稍霽余與諸君乃上其道有二東曰御道稍平蓋唐帝謁陵所由西道仄近莊河

乃從西道土人謂有馬鞍險恐余不能過余至則履若平地然九嵕中一峯為太宗葬處是曰昭陵髙不敵終南一小峰而土人遂以為險絶真井魚見也余既至峰下觀歴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仆獨六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孜歐陽詢書贊刻石殷仲容又書刻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且太宗以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姑存以待博物者自此益斗絶余獨衣短衣而上王埸先登余老力衰

族所居而無所考過此東望茂陵歸然壁上而衛霍諸將附焉想見武帝之盛登臨瀚海勒功燕然似不減李靖斥陰山擒頡利時而俗儒往往訾之殊為可恨略而南阪盡得興平城城上于茂陵九嵕則又皆在指顧中矣余不勝感慨為一詩而興平于子養賢又為言其類宫一碑亟往觀乃隋賀若誼碑宋人磨其陰刻作夫子廟碑元文尚存十五閒昔曾完好一縣令不耐嚴貴人之索取捶其字過半云已又于崇寧寺壁間得隋常醜

奴墓誌書雖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聞
而邀余飲明府巴縣人先大夫曽貳巴郡今墓木拱矣
見明府殊有風木之感明府亦俊朗歡然道故余為一
詩謝之而屬之賀若誼常醜奴二石乞置守焉翌日歸
是役也為日十四得隋碑二隋墓誌一唐碑二十石鼓
一尉遲恭杜淹李思摩順義公先妃陸氏清河公主碑
額六

遊城南

歸自九嵕之明日王𡋟先歸長安余亦以他事不得即東又十餘日乃戒裝至則王𡋟有世母之喪余居逆旅以俟之意殊鬱鬱適張生衍祥來翌日與偕出安定門過演武場遊崇仁寺本名崇聖建自隋唐今為秦邸香火院締構丹碧長安城諸寺不及也俗呼金勝寺經堂前有唐大德檀法師塔銘姜立祐撰石幢尊勝神呪張少悌書皆殊絕余觀已小坐寺中先是王𡋟告余以寺西一里許丁知州園掘得唐人墓誌使求之則園已易

為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亦一竒也僧房閴寂多余舊
主而余友臨潼楊師震獨買一院稱有髮頭陀居其中
余曾數訪之令師震謝世且三年院中荒落不勝潸然
為二詩以弔出寺南行又三里許為興善寺前據草場
坡所謂横岡之第五爻也雍錄長安志諸書皆云隋宇
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六大坡象乾六爻于九二置
宮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玄都觀大興
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寺東又有裴度宅張權輿所

上唐畫佛像精絕為遊人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
遂良書聖教序記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
問之僧云塔前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頂墜壓為碎段
今亡矣又按唐史高宗御製并書慈恩寺碑玄奘迎置
寺中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上御安福門觀之記
又謂寺西南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彧撰韓秀弼書今
二碑皆亡寺前小渠曲江泉合黃渠水經鮑陂而西聞
二十年前尚有水宗侯誼氾瑩在其北引水作池忌者

塞其泉竭矣由寺東南行一里即曲江西岓江形委曲可指皆蒔禾稼江南岓王中丞旋構亭遊賞今亦傾圯江正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為永興王府塋原下舊有青龍寺今亦毀江頭古冢隆起數處疑非冢當是唐宮殿基杏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考余佇望久之為一詩記又謂其西北有楊尚書場廟碑李林甫撰王曽書令狐氏廟碑劉禹錫撰并書今皆亡獨其地呼廟坡頭如故又東南二里為漢宣帝杜陵陵下為三趙村村

中小冢鱗比疑皆帝從葬者又東南五里為張曲記謂
有蕭嵩墓今數冢未知誰是蓋由曲江達張曲地漸高
望之自東南一帶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所謂少陵原也
本鳳棲原以宣帝葬許后起少陵遂曰少陵少陵在司
馬村東其西皆秦王葬地松柏森蔚華表翁仲數十里
相望焉據記張曲之西趙村有論弓仁墓張說為碑已
斷仆無字今亡村中有石翁仲二疑是仁墓上物趙村
西為高望有蕭嵩父灌墓碑張說撰梁升卿書高望之

杜華嚴諸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惠炬寺横亘其西
南余與王甥坐寺門眺望為一詩遊塔院觀三藏慈恩
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弘度撰俱建初書
西明銘宋復撰書吕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
在寺後原半今獨陳正舉所為記在殿壁閒寺僧有穴
居者壁閒嵌古殿壁一枚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
王一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
下寺渡潏水尋道安洞葬塔半傾寺亦寥落道安事

無考有金人所為碑獨叙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西倚髙崖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茂中言不虛也又東南行過鄭家庄唐鄭駙馬乾曜後族尚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曉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下寺金碧莊嚴為長安諸寺之冠即崇仁不及也最勝者寺門内蓮花池大數畆中作藏經閣環以廊百楹遊人至此恍然有出世想上寺距下寺五里

石磴參差飛梁跨壑長松古柏翠壁蒼巖應接不暇而
莊嚴則減下寺改寺直玉案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
上有曇遠禪師塔記云上興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
寺則寺自宋已廢國初有無壞禪師者西方人與泰憖
王有宿世緣卓錫至此山夜擊木魚聲達王宫王異之
明日來見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乃命席禮師師擕
石甑炊餅石礶煑水飲食王從者數千人皆給王乃即
此山為起寺居之竟證圓寂師所遺禪衣錫杖并甑礶

見存余得寓目焉寺僧又為余言師化後又有一西僧貌類師來遊於此蹤跡詭異或與食食無筭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或自遺矢傾食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僧指矢令食居士有難色僧笑而舍之去后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花僧殆亦無壞之流也惜無所遇云余既遊二寺與王塄宿奉長老房為普光寺并觀無壞禪師衣物二詩翌日西北行循神禾原過惠炬寺荒落特甚下原徑杜固有水西北流當是杜正倫所鑿尚名

鳳皇嘴自此稍西行為杜曲又西北為楊萬坡夏侯村
上華嚴寺丹碧彫殘記謂有澄襟院有東閣有元醫之
居引水架閣頗極幽勝今獨斷崕敗壁而已而倚高原
瞰太乙諸山纍在目前則猶昔也寺西二塔不知誰為
真如寺僧言昔有五塔止存二余觀東一塔下有杜順
禪師像西一塔為清涼國師妙覺塔俱經重脩敗垣中
有唐比丘圓滿斷碑書雅有歐褚法又一僧房有唐儼
尊者塔額大字又有夢英撰碑何潤之書記文殊閣藏

寺有徐士龍撰碑今亡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渡潏水西
北望皇子陂大冢其西為畢原下為杜城何氏山林逍
遥公讀書臺岑嘉州諸莊俱無所考佇望久之西南過
神禾原十里為香積寺樊川御宿之水交流其下謂之
交水西合于灃入于渭亦一勝地也寺塔中裂院宇荒
涼寺前壁上有畢彥雄撰淨業禪師塔銘書虬健有登
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墜落者是夜宿寺之西廊與王甥
指寺北汾陽破安賊時長刀斫陳鳥獸皆駭今獨有鬼

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峰卓立樓殿出半天在普光之西南百塔之東南而道塞多猛獸不易至每歲六月奠禱雲集秦邸人緣道設飲食以待之乃可游焉余望之悵然循山西行林中多柿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爲子午鎮直子午谷北有日中之市市多山珍長安人往往就之南望谷口殊險因憶魏延欲以精兵五千自子午薄長安此去褒斜千里首尾不相救縱走夏侯楙豈能當曹叡張郃步騎五萬

耶真妄言也鎮西十五里為董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為翠微余不得至呼寺僧問之不知也余與王甥相視而笑壁間金牒歷載諸寺化度寺猶存思宰更邑禪師塔銘不勝慨歎又西十里為觀音山奇峭與衆山殊大壑精氣出入令人駭目又西十里為豐谷豐水為八水之一而谷口僅數十步亂石夾水北流殊非大浸稍北合高觀水交水始大耳水上橋以鐵絙二繫大石橫以板履之動揺欲飛又西一里許為高觀谷谷水注一

大石鐫曰高觀潭漬沫如雷上有銕絙懸橋如豊谷而潭水激射度者尤悸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譯經于此原名逍遥園唐僧宗密居之為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傍有龍井云與高觀通未知的否殿后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柳公權篆裴休譔書圭峰定慧禪師者宗密也壁間又有隋鄭州刺史李淵為子世民祈願記淵唐高祖世民太宗也又有章惇蔡京題

記皆歷歷可讀寺前揖紫閣峰東觀音山西圭峰如屏
環而圭峰獨壁立亦曰笄頭山又曰雞頭十六國春秋
云石生兵敗潛雞頭山是也寺南一里有寺曰長興秦
邸剏又西南三里有寺曰子房庄則僧大海創以譯經
俗謂留侯尋黃石公于此非是東南一小峰峰頂有寺
曰圭峰寺四寺唯棲禪最古而莊嚴都不及長興是夜
宿棲禪寺翌日王甥辭余東歸余亦西歸是行也為日
十三得隋記一唐碑三塔銘六石幢經佳者二宋碑一

記三唐碑額三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七

六玉西方琥小行人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琥以繡
禮琥云珪璋特琥璜爵蓋珪璋璧琮琥璜之琥以象
天地四方天子以是禮神諸侯以是享天子而已説
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不見於經不知許慎何所
據然漢用虎符發兵雖以銅為之其原疑出于此文
曰午十三者亦兵符之次第午字蓋以日辰為號或
云午與五同發兵遣將畜威以待如虎之將撲卷尾
屈足俯地而伏此琥之虎形則然魯哀公疾賜子象

子雙琥一璞而為二物是亦可以為得矣嘗觀世有得古含玉者旁側汙衊有若塗漆不可磨洗蓋親身之久雖玉亦渝此琥亦然又疑如典瑞所載琥璜之渠眉也呂氏考古圖

李氏洗玉池銘

按東坡洗玉池銘維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珮解驂推食劒璏鉞柲錯落其室復齋漫錄云李伯時石刻謂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

琫珌

李氏録云詩曰鞞琫有珌又曰鞞琫容刀春秋傳曰藻率鞞鞛皆注為佩刀之上下飾乃刀削具裝之首尾觀顧長康所畫列女圖有楚武王所佩刀如是是以知其為上下飾者名曰琫珌

璧

李氏録云爾雅肉倍好為璧好倍肉為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邊曰肉中空曰好此邊大而空小璧也色非蒼非禮

天之用文非蒲穀非子男所執其加幣贄藏之璏也

璊玉璏

李氏録云璊玉經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璏劒鼻也（雉例切又音衛）王莽進休玉具劒休不受莽曰美玉可以滅瘢即解其璏碎而獻之蜀張惡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裝劒其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縚正此物非劒鼻而何

水蒼佩

李氏録云禮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注云山玄水蒼玉之文也

玉帶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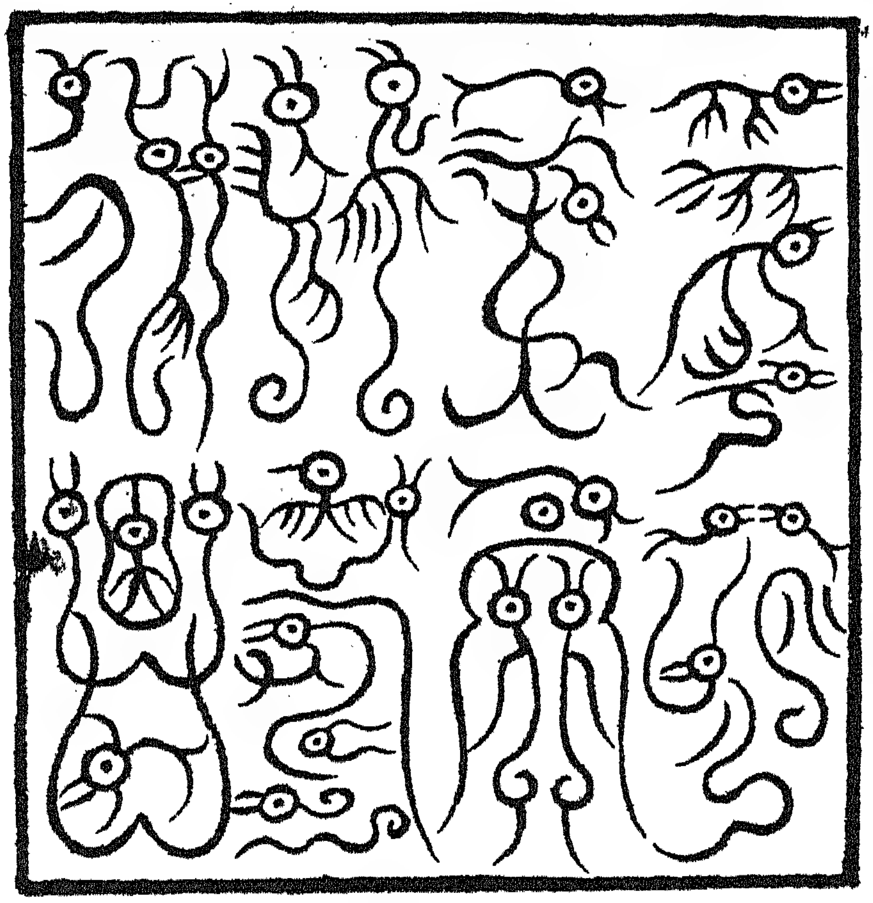
李氏録云聶宗義引古衣服令大裘革帶玉鈎䚢丑列切䚢也鹿盧玉具劍以祀天地至於服袞冕祭宗廟冠通天袍絳紗朝元會并用之此三代瑁玉鈎也說者謂蟾肪昆吾刀能治之如蠟觀其鏤文深妙瑑飾髙下委曲圜平盡滿人意信其說之非妄自秦漢以來

無其法

玉杯

李氏録云漢高祖以玉杯爲太上皇壽以横長故後人謂之玉東西　按淮南子䫉面於盤水則圜於杯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圜有所隨者所自䫉之異也隨當讀橢他果切狹長也蓋古杯之形俱狹長又聞使北士大夫言在遼燕用玉杯狹長有舟其世子亦用之形制少殺以上俱考古圖

秦璽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鍾鼎款識

輟耕錄云向巨源本

一謹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按許氏說文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罷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為從爾從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寶以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

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
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為傳
國璽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篡位使安陽
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切出
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詣
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為盆子所有後
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
於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

死荆州刺史徐璆聞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常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聡聡死歸曜曜為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隋滅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實璽未獲乃自刻玉

璽也此又不可不辨臣彧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牋上進以聞（輟耕錄）

漢剛卯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㸷（音開）攺大剛卯以逐鬼也玉篇開攺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㸷攺大開堅也王莽傳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茸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

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國化伏兹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毅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在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鑄之錢也晉灼曰剛

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茸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云云同前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故伏化兹靈殳云云同前師古曰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

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為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以綔赤絲蕤縢綔各如其印質刻玉書曰正月剛卯既決云云同前慎爾周伏化茲靈殳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雙印四枚

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為之一若
瑟瑟俗傳葛仙翁煉丹頭又名藥注子其文曰制曰
嚴卯帝命莫忘日資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
既方庶使罔談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鮮于
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彥敬尚書收二枚並真楷書皆
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宮所刻黃山谷
先生辯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緣絲繩也音
護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罷也罡兎罟也豈紉絲繩

與兎罟相類故同此音耶輟耕錄

僕仕於闗中於士人王毖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闊狹正如中指中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馬永卿嬾真子錄

六年正月丙午立為荊王

中山王寶　玉印獸鈕　欣賞編云出於鄧挺𠷎先印

冊所載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以前三年立

君印

安武君　玉印覆斗鈕

孝成君印　玉印覆斗紐

闕

君　玉印

墨丘中君　玉印壇印鈕

范宣　玉印覆斗鈕　宣晉人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生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

范伯　玉印

范孟貢印　玉印

去聲私印

宋信　玉印覆斗鈕

佀母傷印　玉印覆斗鈕

季 闕　玉印覆斗鈕

魏信　玉印覆斗鈕

閔絲　玉印壇鈕

傅說　玉印走螭鈕